

美在天真

新风霞自述

新风霞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美在天真

新凤霞自述

新凤霞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在天真：新凤霞自述 / 新凤霞著. —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74-2352-3

I. ①美… II. ①新… III. ①新凤霞 (1928-1998)—
自传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3464 号

责任编辑 王一诺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北京荣宝燕泰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0 毫米 × 228 毫米

7.875 印张 29 幅图 1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更换。



新凤霞（1927-1998），评剧“新派”创始人，被誉为“评剧皇后”，通过《刘巧儿》《花为媒》《杨三姐告状》《祥林嫂》等为广大百姓熟知。创作《新凤霞回忆录》《以苦为乐》《少年时》《我与皇帝溥仪》《新凤霞说戏》等。艾青评价新凤霞——“美在天真”。

美人娘

——代序

又是一年春草绿，又是一年春雨滴。

草长莺飞的季节，使我想起，1998年的这个季节，我亲爱的母亲猝然远去。那一年的初春雨水浓，天公淅淅沥沥不断地流泪，母亲那颗优美的灵魂在如泪般的烟雨朦胧中回归天堂。

我越来越坚信，我的母亲新风霞是一个圣女，造物者将她如种子一般撒向人间，意欲要她开花要她结果，要她传递人生中最美好的信息。这正是在母亲离去时众多亲朋挚友滂沱的泪河当中，我是流泪最少的人的原因，感谢美好不该用眼泪，而应该用微笑。

母亲真美。她年轻时候的朋友对我说，出身贫穷的母亲是一朵塘中莲花。不在乎她用面粉袋改做的衣服如何粗糙，不在乎粗布上自染的颜色如何层次不一，走在任何地方她都是引人注意的目标。她美丽的脸庞上有弯弯高挑的眉，深邃多情的眼，笔直玲珑的鼻，线条清晰微微翘起的嘴。她完美的身上找不到缺欠，美丽原来就是这样，天地的灵秀独独钟情于一人。

一条清丽柔和、纯净如涓涓泉水般的嗓子注定了母亲的演唱生涯。

她从六岁起迷上了舞台，不顾父母的阻拦，利用各种机会寻求登台表演的条件。幼年的母亲是天津街头拾煤渣的穷苦孩子当中的一个，然而她懂得在帮助劳累一天的父母后，跑老远的路到刚刚开锣的戏园子里去看戏。花花绿绿的舞台上千变万化、色彩绚烂的歌唱和舞蹈，生、旦、净、末，唱、作、念、打，道不尽的神奇，说不完的魅力。一次一次的争取，一次一次的努力，父母不忍让女儿到戏班子里挨打受骂，但却挡不住女孩子心中的自然之力。她学京剧、学昆曲、学大鼓、学梆子、学评戏，她看过无数演员的表演，没上过学不认字的她能够单凭记忆，录下做一名杰出演员所需要的一切信息。

十五岁的母亲担纲主演，是由于主角临时缺席所致。早已将戏文牢记心中的母亲临时顶替主角上场，结果却是见惯了名角的观众们发现了一枝空谷幽兰、一朵出水芙蓉。

母亲曾对我说，她之所以做演员是因为爱戏，她太迷恋舞台了，除了演戏，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新生的共和国为母亲的戏剧创作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在这个舞台上，她创造了多少让一代又一代观众刻骨铭心的形象啊！五十年代的“刘巧儿”“杨三姐”、六十年代的“张五可”“银屏公主”“春香”“珠玛”“祥林嫂”……无数的观众热爱她、崇拜她，我小时候曾见到剧院的工作人员提来观众寄给母亲的信件，足有几大麻袋，打开口袋，哗啦啦散落一地。

我想过，那样多的人喜爱母亲出于一个最自然、淳朴的原因，因为母亲的美丽。

我总觉得，成了她专行里的一派宗师以后，母亲心里一直有一种危机感。母亲年纪很轻的时候在她的艺术门类当中便成了众望所归的开山人物，这种辉煌是她没有预料到的。患病之后，母亲的业余时间多起来，她开始努力地用各种办法寻找她过去的朋友，并且在她的回

忆录中怀念那些人和事。许多老友因而又回到她身边，和她恢复了来往，这给母亲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她帮助他们，无论有什么事，只要能帮上忙，她便不遗余力。有时我觉得她简直热情得过了火，她却告诉我，妈妈这么多年变成“名人”，而骨子里仍然是原来的那个小凤子。妈妈年纪大了才觉得，人与人的感情才是最重要的，我得到的比付出的多出很多。

母亲的美丽，从内至外。

常州，是母亲最终选择飞向天堂的地方。那是一片同样美丽的土地，是一九九八年的初春，北方还寒风凛冽，常州已是桃花初绽，春雨绵绵了。母亲走前，高兴地对我说：“这可是我头一次去常州，我要给那里的朋友多画几张画。”常州是父亲的故乡、水土丰润的鱼米之乡，母亲一生没有去过，却在最后的时刻拥抱、亲吻并将魂灵永远留在了那里。母亲实在是独特的，她的离去也显得那样美，那样温柔，有情有义。

古人有言：“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记得我的一位姨表姐，从不称呼母亲为“姨”，而叫她“美人娘”。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这个称呼，觉得奇妙而好听，母亲在的时候听到这个称呼总会微笑。母亲不在了，这个称呼越显得那样贴切而美好。

让我也这样叫一声吧：你是我永远的骄傲，妈妈，美人娘。

一九九九年四月 北京

上文是我在母亲去世不久后写的，如今我还想补充一点的是，母亲人生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疾病中度过的，一九七五年底她身患脑梗，导致半身瘫痪，去世前的二十三年时间都是如此。但在这二十三

年中，半身残疾的母亲完成了从演员到作家、画家、导师的角色转换，尤其是她克服了一切心理的、身体的艰难困苦，成为一位出版了几十本著作的传奇作家。

如今，母亲的又一本作品将要面世了，在她去世十九年以后。书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从未发表过的，比如《赶城》《表哥》《我们是主人》《勤》《忍》等等。记得当年母亲曾将一大包手抄的书稿交给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希望这些手稿能在台湾出版，但是后来那位朋友去了美国，书稿出版一事就被搁置下来了。再后来这位朋友在美国找到了我，把书稿寄还给我，而这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正巧去年，一位来自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年轻女编辑王一诺找到我，表示希望能够为母亲再出一本书，我搬出了这一包沉甸甸的书稿，也就成了这本即将付印出版的母亲的新作——《美在天真》。

二〇一七年，在母亲九十岁诞辰的日子里，想念我的母亲，我们家的美人娘。

吴霜

二〇一七年七月 北京

目 录

第一部分 永葆幼稚青春

- 画个三花脸 003
- 弃儿 007
- 水灾 014
- 开妓院的二伯母 025
- 财产 032
- 烟鬼 037
- 赵山东怕“仙刺猬” 044
- 卖糖堆儿 049
- 红闺女 052
- 小动物情趣 059
- 儿时天津记事 065
- 表哥 075
- 一九四三年青岛卖艺 083
- 我们是主人 088
- 天桥 095

第二部分 本色见才华

- 我的艺术道路 107
- 补台 116
- 来北京 121
- 堂会戏应节戏 136
- 忍 139
- 勤 142
- 王殿玉 147
- 忘词 150
- 为评剧增添新唱段 152
- 我演《坐楼杀惜》 155
- 我演《刘巧儿》 161
- 说说《花为媒》 172
- 我的干爹齐白石 183
- 梅先生和梅师母 191
- 一个音乐家对我的帮助——怀念盛家伦 194

第三部分 人生欣与戚

- 老舍先生为我和祖光做媒 211
- 恩爱夫妻 224
- 只付出不索取 229
- 我的孩子 233

画个三花脸

日本侵华时期人命就如同个蚂蚁，一九四一年我随剧团在大西北兰州附近演戏，有个唱彩旦的叫王砚香，她丈夫当箱馆儿，给演员管戏衣。就这么穷，他们一年生一个，连着生了五个孩子。那里全都是带着小孩，一家子一家子在后台挤着住，砚香的小儿子“黑胖”很好玩，后台不少人喜欢给这孩子画上个三花脸，看起来很滑稽。这也是穷人找开心，自己逗乐儿。可是一心想发财的戏班财主却把这个给小孩儿画个三花脸的游戏也当成了生财之道了。他到处跟有钱的人宣扬：要是给小孩画上个三花脸，就等于进了戏班的门子，是祖师爷收下的弟子了，可以长命百岁。俗话说：“戏子戏子，阎王爷不理，小鬼不取。”就因为财主这一宣传，画三花脸也成了挣外快的生意，经常有阔太太、老爷们抱着孩子到后台来，让给孩子画个三花脸，他们得给祖师爷烧香磕头，送喜包，还得给财主拿供钱，也叫“进门钱”。大伙也能得点油水，所以画三花脸的事都愿意做。

有一次，一个阔商老头子带着姨太太抱着儿子进了后台，要求给孩子画个三花脸，财主围着这老头子左右转，唱三花脸的赶忙给小少

爷画了一个三花脸。老头大烟瘾上来了，财主又赶紧陪着去前台账房抽大烟。

那天，正巧硯香嫂的儿子也画了个三花脸。抱小少爷的奶妈头一次进后台，看见什么都新鲜，她拿拿枪，看看刀，又看看闪光锃亮的头面、绣花的戏衣……她净顾着看新鲜了，索性把睡着的孩子放在箱案子上了。硯香的小儿子睡着了，也正被他爸爸放在箱案子上。那时后台很乱，什么人都有，尤其有阔人抱着孩子来画三花脸的时候，看热闹的就成了群。后台有人逗奶妈：“你看看唱戏多么有意思呀，你也来唱戏吧。”奶妈早就听入迷了，把孩子忘了。也不知是谁有意制造事端，趁乱时把两个孩子给换了。两个同样大小的孩子，都画了三花脸，只要把包被和帽子一调换，就谁也看不出来。商人和姨太太抽足了大烟，又回到后台来，烧香谢祖师爷。大伙道喜：“小少爷入了江湖门了，长命百岁了。”老头和姨太太一高兴赏了喜包，这商人的后台是日本宪兵队，财主低三下四冲着商人的耳朵小声说着，好像在求他办什么事，谁也都没有注意孩子。大乱一阵，老头、姨太太、奶妈抱着孩子走了。

硯香嫂心里很难受，他想：“人家孩子生在有钱人家，就是这样前呼后拥，我的孩子整天在后台像个舍哥儿^{〔1〕}。”一转身看见当箱馆的丈夫也跟着看热闹，她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她大叫：“你跟着看什么热闹，你不伤心哪？”突然一看，人家的孩子还在箱案上睡着，他赶紧到箱案子跟前抱孩子。硯香也跟过去了，一看孩子错了，飞跑着赶出了后台。还好，这一帮人还没上汽车，硯香把孩子交给了姨太太，刚想去接自己的孩子，那商人却把硯香的孩子用力向地上一扔，骂了

〔1〕舍哥儿：方言，就是没有大人赡养、庇护的小孩。过去穷人养不起了，就把孩子舍到庙里，舍给戏班。

几句，汽车飞快地跑远了。硯香把孩子从地上抱在怀里。回到后台，解开衣服扣给孩子吃奶，一边喂奶一边哭，眼泪都滴到吃奶的孩子脸上。当箱信的丈夫老实巴交，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站在一边发愣。还是硯香先说了话：“你还不干活，看嘛呀？叫你看了这么一会孩子，就闯了这么大的祸！”箱信转身叠衣服，整理箱案子，闷着头一语不发。

可能孩子被摔在地上，又惊又怕，受了风，再加上吃了妈妈的火奶，冷一口热一口地被妈妈嘴对着嘴喂水、喂吃的，孩子病了。又吐又拉，发高烧，小嘴鲜红，脸滚烫。这一病可招来大祸了，当时日本人管这叫“虎利拉”^{〔1〕}。日本人在胡同口设有红十字摊，无论大小孩子有了这种病，就得报告红十字摊。但孩子可能就是急性肠炎，也可能是痢疾。可那时没有知识，不懂是什么病，就当成了传染病“虎利拉”。夫妻两个抱着孩子对哭流泪，相互埋怨，怨天怨地。很多人劝说硯香嫂，可千万不要报告红十字摊。但这病传染得很快，几天的工夫就病了一大群老的小的。硯香嫂眼看着孩子干烧不吃奶，她报了红十字摊。红十字摊的医生有男有女，都是日本人，看病也不要钱。大夫说有一种新药，是否能立刻有效还不能保证。硯香说：“这孩子病得这么重，死马当活马治吧。”结果这种新药一针打下去，孩子抱回来没到半夜就死了。硯香夫妻痛哭了一场，用一条破被子把孩子埋了，两口子又互相埋怨，怨天怨地就是命不济呀！

孩子叫红十字摊给治死了，可灾难还没有结束哇。日本人把整条胡同用绳子拦上了，那时只要什么地方一有绳子拦上，就是传染病区，很可怕呀。再进一步就要用火烧消毒。这是一个死胡同，里面有两个

〔1〕虎利拉：指霍乱。

小院子。院里住的都是穷人，可是传上“虎利拉”的病人不少，日本人架火烧消毒，结果死了不少人，碗香的老公公也死在火堆里了。人们哭喊着给火神庙烧香，求火神爷保佑。大火升起，一片灰土，老人哭儿女、妻子哭丈夫、小孩子哭父母的，日夜不断。日本兵举着刺刀赶走哭主，这年月多惨啊！这种惨景，真叫人不寒而栗啊！